

牧齋有學集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九

墓誌銘

福建道監察御史贈通議大夫太僕寺卿謚忠毅李公墓誌銘

公諱應昇字仲達常州江陰人也舉萬曆丙辰科進士選江西南康府推官徵拜福建道監察御史天啓乙丑逆閹魏忠賢矯旨削籍爲民明年丙寅矯旨逮繫考死詔獄閏六月初三日也年三十有四崇禎元年孤遜之上章訟冤詔復官贈太僕寺卿予祭葬給三代誥命蔭子入國學弘光元年遜之疏請補謚

予謚忠毅嗚呼國家闢宦之禍燃于振熾于瑾而焚  
灼于忠賢公入臺班則忠賢燎原之日也公連章切  
諫謹逸遊罷內操停立枷皆以剪闢機芽而落其角  
距旣乃條列十六罪具奏欲上從兄序班奕茂攫而  
焚其藁公曰兄能攫我腹藁耶方炳燭繕寫而應山  
疏已報聞荷切責乃抗章踵其後曰臣堂官楊連糾  
東廠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皇上不立加誅逐而  
憐其不辯目爲小心夫忠賢非不欲辯也千真萬真  
無可辯也千罪萬罪又不勝辯也忠賢不能自辯而  
明旨代爲辯則中旨可聽其僞傳乎閣臣可聽其爰

立乎外廷可聽其交結乎老臣可聽其驅逐乎生殺  
可聽其指麾爵祿可聽其掌握兵柄可聽其在手出  
入可聽其僭擬乘輿乎皇上雖念其犬馬曲示包荒  
朕罪狀旣著疑端已開疑則思自全之計急則作走  
險之謀蕭牆之內隱憂滋大臣爲皇上計莫若聽忠  
賢之引退以全其命而解騎虎之危卽爲忠賢計莫  
若早自引退以釋中外之疑而乞帷蓋之賜而臣所  
私心責備者君側不清罪在宰相一時富貴有盡千  
秋青史難欺不能爲劉健謝遷者恐亦不能爲李東  
陽倘畫策投歡不幾與焦芳同傳耶當是時魏廣微

依倚同姓驕蹇朝右中朝呼爲內外魏莫之敢指公  
疏摘抉及之廣微大恨而新叅幸其無主名可乞餘  
光也亦多口愬公以自固會初冬頒曆廣微不至享  
太廟又後至公訟言力攻且曰皇上宜戒諭廣微繹  
敬慎之旨安臣子之分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  
窟與言官爲難庶幾上可以報聖明而異日亦可以  
見乃父于地下廣微旣附閹疾視其父允貞所交友  
立名砥節之士人咸謂允貞無子廣微淡慙于露章  
也益恨公刺骨而崔呈秀者閹子之魁也巡方無狀  
總憲高忠憲公屬公其藁彈治呈秀微服夜行長跼

求解公叱去不許遂與廣微比而愬公廣微謀廷杖斃公蒲州韓公力持之罰俸一年明年三月削籍歸里又明年假織監疏急徵詔獄吏榜掠楚毒侃侃不少屈畢命之日賦詩二章東向拜書以別父母越三日兄應炅出其屍骨肉斷爛竟不知其死何狀也嗚呼二正之季闢官以人主爲尸盜弄魁柄旋踵撲滅于國家猶無與也天啓之禍煽于羣小廣微呈秀以忠賢爲尸而羣小捉刀蜚矢飛謀釣謗又以廣微呈秀爲尸國家二百餘年長養之元氣愛惜之人材攻穴芟薙如蟲之自食其肉不盡不止公當考掠時每

大聲呼籲二祖列宗迄今三十餘年國魚爛矣世陸  
沈矣官鄰金虎胥化爲飛塵餘燼矣祖宗在天之靈  
將安在乎將安籲乎起公于今日不知其撫膺陷胸  
又何如也斯可爲痛哭也矣公爲書生專勤誦讀不  
知環堵外事筮仕刑官剖積案讞疑獄招擬平反一  
字出入雖老文法吏無以難也少負才華銛利如切  
玉及爲奏牘益工勾稽援據以敬輿子瞻爲師法論  
天下有三患曰彘狄吭背之患盜賊肘腋之患小人  
腹心之患三患不除是生三病邪氣生而元氣削且  
病外元氣削而神氣盡則病內庸醫側出補瀉雜披

助客邪而伐真元則病醫鑿鑿乎醫國之藥石而病者弗省也辨奸指佞劈肌中理奸邪如王永光九首百足沓口岐舌終不能自解免而去羣小固懾公風裁亦兼畏其筆鋒也公爲人易直安雅却行側立俊俊如靜女退士遇大節颺舉蠡涌不可禁禦銀鐙及門道路詢懼與父母訣別握衣肅拜安詳如平時抵郡城與其師友吳鍾繼徐時進酌酒賦詩抗手而別臨終詩云只有親恩無可報生生願誦法華經其于患難死生之際正定不亂如此公始祖桓烈公至元中統軍元帥墓在河間之寧津其孫佩金虎符世守



江陰家焉入國朝世爲儒祖果父鵬翀母孫氏娶錢氏余宗女也生一子卽遜之公家世孝友奉父訓如師保將之官父戒之曰我力耕有餘貲春糧釀黍歲時餉汝汝但飲彭蠡一杯水耳及就逮拊背慰勉曰行矣國有忠臣我有孝子矣公旣沒淑人奉養尊章庀治喪葬撫九歲孤遜之斬肤強立人謂忠臣之室有女宗焉弘光乙酉後公二十五年卒又十三年丁酉遜之乃卜諭塋于曹莊之新阡備禮大葬奉大父母窆主穴而公與淑人窆昭穴昭國恩成先孝也於是整齊遺文論次年譜以許光祿譽卿之狀請銘余

爲之執簡欷歔泣而受命銘曰

郊牛之角食于縣鼠薨薨螟蟥賊我禾黍杯人醜  
扇讒夫和聲螳子不戒大厦以傾嶽嶽李公簪筆  
持斧名刊飲章身填牢戶善類燐矣邦家之災滄  
海橫流九廟沈灰江鄉故國諭瑩巖泉龜趺豐碑  
烏頭綽楔金錢尚方丞徒將作黃麻紫書照耀夜  
壑漢津有梁斗杓不沒甌山敦丘自有日月丹心  
碧血磅礴輪囷赤岸黃壚蔚爲慶雲天開地闔元  
氣在茲鴻朗莊嚴徵此銘詩

附東臚公札

老居人世朋舊凋殘江上故家尤歎衰落得見足  
下風神氣骨宛狀忠毅眉目生動不覺悲喜交集  
也隧道之石謹受嘉命涕淚漬紙久而削藁往年  
作應山諸公文字在天路坦夷之日腸肥氣盛筆  
墨馳騁今世運而往志氣衰颯每一執筆不勝山  
河陵谷之感雖復敷演成篇亦往往如楚人之吟  
楚囚之鼠憂蚓泣豈足以舉揚遺烈慰仁人孝  
子之深思乎知足下義心苦調亦當爲之掩卷而  
太息也聽鵬佳什感慨激昂惜繼聲者無其人耳  
遠承垂念草率附謝不一

故廣西道監察御史高陽李府君墓誌銘

余往與高陽李文敏公同出吾師孫文正公之門文敏以長兄事余旣貴滋益共御史君文敏之從子也御史沒旣葬其子琰琯撰述行狀以上史館琯遂踰淮涉江重趼入吳介文敏舊誼請銘于余余何忍辭按狀君諱發元字元毓保定府高陽人也曾祖叅政公諱某祖文學公諱某文學弟贈閣學太子太保文敏公父也父明經公諱某贈文林郎寧波府推官娶王宜人生五子君其仲也君少負淵敏與文敏齊名括羽鏃礪自爲師友孤貧力學冠挂履遺摛擢胃賢

凌紙怪發文敏自謂弗如也三十補諸生甲子舉于鄉經明行修歸狀素風甲戌舉進士授寧波府推官詔獄繁興文書堆案精心鈎稽以平反求生爲務忽狀而睡煥狀而興佩觿解結如發芒背交臂歷指皆謂不寃用治行第一內召甲申之難慟哭不欲生久之乃出受命廣西道監察御史巡視兩淮鹽課戎馬旁午鹽竈崩潰殘商捧足慟哭君垂涕撫諭抗言上請以淮商所積垣鹽六萬引還商辦鹽商乃稍出趨事旣而爬搔利病次第修舉發引目救商本掣鹽禁越俎章凡十上最後和盤打算謂定窩招認殘商寧

死不願惟有量力行塩一法照新例一引納兩引之  
價照舊例一引行兩引之塩事易修明法最畫一商  
竈謹呼謂李公生我君考鏡二百年淮南塩政爲官  
議者十一爲商議者十三爲竈議者十五爲課議者  
十三當分崩潰決之時講承平疏理之法古方新病  
其與幾何乃一切寢閣汲汲乎固結人心爲商請命  
振衣挈領災病得穴塩課漸登後來者始可厝手而  
君以癆瘵屬疾移病抵家遂不起於乎惜哉狀稱君  
孝友篤摯居父及大母喪擗踊毀瘠沈疴累年居鄉  
捍大患賑大祲鄉黨歸仁焉廉潔自矢囊金積帛逆

却如糞溲聳善抑惡矜愚砭頑片言攻訐若避蜚矢  
風期濶達不施戟級酒酣以往抗言在昔擊節高歌  
決裂肝胃與朋友共蓋樂易軒闥倜儻不羣之男子  
也緇衣好賢傾心善類于燕好范閣學質公于越好  
劉通政念臺倪尚書鴻寶馮天津留仙司馬鄴仙小  
夫壬人鈎黨病國者如毒蛇螫手唯恐不得斷而去  
之其遭際坎陷不獲少發舒于本朝則天也余嘗論  
之爾雅敘四極北戴斗極爲空相間世而出偉人稟  
受斯氣以驚爆宇宙高陽云亡南北諸君子咸與廟  
社俱燼譬諸經星隕墜則奔星灼如雨而後者殆不

可勝數如君者其亦隕星之最後者與銘曰

斗極之下觚竹空桐光岳氣合篤生駿雄餘分閭  
氣錯落紫宮奔流不返有光熊熊湯湯高河烈烈  
朔風幽都筋角鳴彼角弓書命兩朝奕葉顯融舊  
史刺辭以訊無窮

方孟旋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方氏名應祥字孟旋衢州西安人也惟方氏  
遠有代序唐白雲先生于隱居桐江孫旺宋禮部尚  
書謚獻肅始居西安子孫遂家焉曾祖景溫祖車

父文炳世有壹行文炳娶鄭氏生孟旋孟旋六歲讀



書能記他生之所習弱冠而學大就茹古涵今浩無  
端涯應舉文字自闢阡陌收視反聽耽思傍詢浮天  
濯泉籠挫萬物既而聯翩拂悅勁出橫貫啞鐘忽鳴  
黃雉變雄吒熨澆漓撥斲萎敗卒降于經術道理醇  
如也未及三十橫經講授額狀爲大師萬曆甲午選  
貢入南國學祭酒馮公避席以詔六館丙午與余同  
舉南京同年生遮道指日以爲衣冠有異也丙辰舉  
進士除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天啓元年覃恩贈封  
其父母轉禮部祠祭司員外陞郎中乙丑陞山東布  
政司叅議兼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政奉母喪歸除服

而卒崇禎戊辰六月初一日也享年六十有八遺言  
葬明果寺鉢盂山近父母之兆孟旋孝友異他兒三  
歲飲母乳留其一以飼弟長老嗟異之奉太宜人于  
畱曹七十介壽僚友門生登堂拜母衣冠以爲盛事  
東行版輿扶持入署三日而歿踊地椎膺哀動行路  
聲酸氣咽越三年如始喪君子以爲死孝也孟旋娶  
鄭氏繼娶王氏生一女嫁徐應立無子以從子有章  
爲後今歲癸卯仲繁事狀裹糧渡江請余追銘其墓  
距孟旋歿三十有七年矣於乎孟旋忠誠樂易洞朗  
軒闢文行鬱茂海內皆知爲端人君子若其生平以  
牧齋有學集

君親爲天地以朋友爲性命以吉人善類爲頭目腦  
髓食飲飢渴呵摩黻瘵非有使朕者也部黨畫地情  
僞沸羹孟旋以直道爬梳以真氣吸取護持良善蠲  
除螫毒疾呼眇尅骨搏顙擲揄手笑不復省顧而其  
革面者或寡矣推孟旋之志誓將使世道昌明黨論  
歇絕狼子豺孫胥落其角距拔其血牙化爲卷阿之  
鳴鳶而後愉快惻怛惻怛結檣傾寫如師子之捉象  
兔如毒龍之視人畜移山填海隆墀永歎窮老盡氣  
終不衰止余故交海內鉅人卓犖豎立者多矣若儒  
門所謂君子仁人佛門所謂菩薩誓願者吾孟旋其

庶矣乎八十餘生每思以殘毫枯竹效片言于知己  
微有章之請雖有意論著麟齡不先自發孟旋有子  
矣孟旋長身脩頰如羽人劔士振衣抗論風飄拂生  
髭髯間角巾大帶盤擗矩步杯酒淋漓談讌契濶殘  
燈月落顯顯狀如在目中蕭伯玉言嘗夜渡桐江見  
孟旋坐月影白髮鬢鬢下垂兩頰戍削頰東坡所云  
畫須菩提者余自癸亥別孟旋不復相見此語尤可  
思也銘曰

崇禎初元孟旋奄逝人之云亡占曰殄瘁岸則有  
谷谷則有陵精靈觝禦鬱而上升碑石有金斧柯

爛矣天游地極元氣不歿

孫長君墓誌銘

孫長君名之蒨字洸聞高陽太傅文正公之冢孫清苑知縣銓之長子也太傅復五城功授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戊寅十月十日高陽陷太傅闔門殉節清苑父子守官得免長君聞訃瀝血具奏天子震悼議卹一日夜抵家改棺以歛殯太傅埋齒骼舐血營收歛諸父昆弟之血戰駢歿高陽者踰月清苑奔喪至拮据負土庀治窀穸長君農力以相飲助焉天地崩坼風雨漂搖君以宗祊大故勉出就官于閩受命

飲冰夙夜祗懼壬寅 月卒于都司之公署年四十  
有五命矣夫太傅有文集百卷長君慮兵火隳突瘞  
而封諸牆下茅元儀餒之南都乙酉以城陷燬長君  
之閩拾煨燼補斷齧縮食就工剡甫竣而病歿弟之  
藻請于容城孫徵君刊定高苑所撰太傅年譜亦先  
後告成事嗚呼藏吾師之事于身後二子也夫長君  
生五子樞枕柱栢枕枕自閩扶柩歸葬載先集與俱  
瓦燈柳絮與梨棗錯置以是爲長君營魄所棲宅也  
於是扶柩來虞山而請銘白首師門頽仰三世遂相  
向噉肱而哭其何忍辭銘曰

析木迢迢神臯膺膺九嬰繼作蕩爲焦土覆巢遺  
卵不絕如縷臥薪枕塊誰謂荼苦越吟執珪楚冠  
軍府紀季入鄆春秋所許哀哉強歿視不受拊整  
衣循髮下見乃祖鈞陳環敬如君所赤幘絳鞬  
從以風雨湯湯高河歸附堂斧我篆銘詩慰汝終  
古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九終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

墓誌銘

光祿大夫贈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文  
通鐵山王公墓誌銘

高郵鐵山王公舉天啓乙丑進士令大田仁和二縣  
以卓異聞忤執政左官量移饒州司理稍遷戶部郎  
崇禎末東西交訐縣官急才用邊略推舉備兵通州  
通爲神京左臂奸宄豪右盤互窟穴公通明強直奮  
髯抵几彈治肅朕東省劇盜跨州連邑遂舉特簡往  
撫簡士馬設方略龍山七營諸賊次第就縛如獮狐



鼠未幾有總督遼薊之命當是時流氛披猖廟算旁  
午兵食交匱撫鎮一空謀國者非以辦賊責公也病  
急求醫趣舉之而已矣誤國者亦非欲以掣肘困公  
也無米索炊姑聽之而已矣公以一官兼理督治之  
重任既孤掌而難鳴以獨身控陵京山海之危疆雖  
鞭長而莫及以二萬餘叢長坐甲之疲兵支數十萬  
百戰建瓴之強寇分身不能剗肉何補雖復洒血臨  
戎靴刀誓衆而前知其不可爲矣在事經事抗疏條  
奏請分設薊遼二督勿兼顧東西以誤封疆請留近  
畿兵基置屯守勿遠戍關外以空肘腋請撤寧守關

命遼鎮抽練馬步精兵呼吸應援勿以賊尚未渡河  
偷餘隙而忘警急其言背刺心尅骨劈肌中理取次  
報聞而已事益急請急徵天下勤王兵命遼鎮臣登  
壇受鉞而身自任援剿斬首輔陳演頭竿之軍前以  
謝天下事不效則斬臣以謝演奏未及報而寇已陷  
雁門乃倉皇用公言臨遣閣臣督師辦寇命公星馳  
守關公抵關未浹日抽兵束馬宵征赴難而都城已  
失守矣公當艱危受命已誓必死具含玉歌虞殞古  
之介夫猶能相厲而況于公乎入援則不及攀髯則  
無從納弘演之肝何以報命嚙齧霽雲之指誰與乞師

喪亂甫息便命頻頌天地爲寵逝將何所公于是幡然  
而起彈冠振衣以赴風雲之會所謂天實爲之而非  
其祈歿之本懷也嗚呼天之方蹶誰秉國成輕疆索  
如奕棋委聖主爲孤注號咷氣盡飛走路窮心傷廟  
社之銷沉目覩山河之斷送公其如人何以千金一  
壺之身當大厦一木之任九域騷迴三精霧塞洪流  
寧抑于手障嵐風詎返于口吹公又如其天何旣而  
星移日轉葭動灰飛精白一心陳蕃佐命起廷評歷  
副貳掌邦政陟綸扉誠可格天言可底績上尊畫像  
寵異于生前殊錫易名便蕃于身後昔者伊生五就

拜幣聘于有莘仲父一匡謝溝瀆于堂阜楚材晉用  
國士所以長嗟秦智虞愚賢哲爲之永歎千載而下  
夷考公之本末猶將歔噓煩醒執簡流涕而况身當  
並世撫塵接跡者乎嗚呼其可悲也已公諱永吉字  
脩之一字六謙揚之高郵人生于己亥年十一月二  
十日卒于己亥年二月初六日公之喪至自燕嗣子  
明德奉敕寵命大葬于躊躇山之原屬龔大憲孝升  
序次行狀而以隧道之碑來請惟公歷官行事嘉謨  
偉烈勤景鐘而書冊府孝升之狀躋矣雍門之琴興  
哀牧豎蓋山之泉赴節絃歌余爲公誌沉吟抑塞有

餘恫焉古之爲文者行狀以上史館牒考功墓誌以  
質幽寢訊來者舉例各有例常故其文亦不得而同  
也銘曰

光岳之氣有合有分淮揚維揚挺生俊人運叶半  
千照鄰庶幾昔秦今王蔚爲民譽出宰百里史畏  
民懷精金能割直絃不回嗟彼驕人浮石沈木以  
我迴翔謝彼謹詠白翎羣飛蒼鵝告哀持祿有人  
急病乏才公居冗散物望突兀譬如稠林直木先  
出乃監畿輔乃撫齊魯乃督薊遼疲馬彫弓空拳  
徒手鍛翮課飛絆足責走賊之間臣拘我綸閣俯

摸牀稜仰視巢幕叫號泣血百不一聽河決魚爛  
大命以傾龍胡天高鶴表地絕枯腸寸斷愁心千  
折舄頭馬角魚腹鯨波百死不死有神護呵黃冠  
歸里白馬有朝丹地密勿紫閣峒崑國資元龜時  
仰箴貶生踐棘槐沒增班劔舊績未愬新恩洊加  
挹彼注茲天咫不遐高原鬱紆靈旗徙倚宰木南  
枝墳樹西廡哀哀孝子篤念陵谷徵辭舊史琬琰  
是告茫茫桑海沉沉刳塵斧柯有朽告于斯文

故宮保大學士孟津王公墓誌銘

近代儒者不講六書之議自李茶陵楊新都後幾爲

絕學天啓間孟津王公覺斯蔚起詞林以六書爲已  
任如李監之生開元也公之學書也鳥跡壁書夏銘  
秦刻梵淨佉盧三元八會莫不窮究宗祖極命傍生  
秘閣諸帖部類繁多編次叅差蹙衄起伏趣舉一字  
矢口立應覆而視之點畫戈波錯見側出如燈取影  
不失毫髮是爲公之書學興酣筆落潑墨濡神蠅頭  
細楷擘窠狂草風雨發作于行間鬼神役使其指臂  
師宜之揮壁子敬之掃帚天地萬物有動于中無不  
于書發之是爲公之書才勁而不猛若鷹隼之戾天  
豐而不沈兼翬翟之備色所謂藻曜而高飛書之鳳

皇也巖廊弘敞簪裾肅穆戢銳于內振華于外昔人  
稱徐季海書有君子之器焉是爲公之書品狀而公  
之爲人于學于才于品則又有大焉者請移其書以  
論之苞孕古今囊括典俗辨經史之源流萃斯文之  
體要或一揮而數制或一飲而百篇行則口占臥則  
腹藁人曰公之學博而敏官史局以史事擅長官坊  
局以公望倚重事崇禎先帝于北啓沃講筵論列邊  
計鑿鑿不爲窾言事弘光皇帝于南獎護忠直疏解  
禁錮侃侃有以自處人曰公之才明而允疎節濶目  
坦衷直腸推賢讓能不啻口出慰藉饑渴常若由已



不爲崖岸斬絕之行不附翕熱嚙沓之黨以山水爲  
園囿以歌咏爲鼓吹以文章朋友爲寢食人曰公之  
品逸而端生平規言矩行動止有常旣入北廷顏狀  
自放粉黛橫陳二八遞代按舊曲度新歌宵旦不分  
悲歡間作爲叔孫昭子耶爲魏公子無忌耶公心口  
自知之子弟不敢以間請也辛卯六月禮白帝于華  
山度毛女峰度回心石自傷晚晚賦詩以見志登蓮  
峰望大壑自詫善載腐軀朽骨屏營不欲下者久之  
烽火噩夢彳亍告勞抵家未浹日飾力長逝於乎悽  
矣昔金元亡後故直學士王若虛從之與渾源劉祈

東遊泰山至黃峴峰憇萃善亭謂同遊曰汨沒塵土  
中一生晚年乃造仙府遣其子前行視路垂足坐大  
石上瞑目而逝公與從之皆王姓皆有聲翰苑從之  
遊泰而解形公遊華而長往百年而下記二岳遊者  
其將比而同之耶否耶從之遺民舊老微服東遊而  
公有事祭告泰華之靈視兩人之遊迹亦將如世眼  
之差別耶否耶達削成四方不知天不可升矣白帝  
少昊之司百神之所家代祭告虔之時神祇泣止盼  
嚮赫狀其亦有靈爽憑焉而挾以俱往邪公易簣時  
云有仙迎我蓋知之悉矣公諱鐸字覺斯河南之孟

津人天啓壬戌進士歷官具在國史祖父俱  
以公貴贈如其官祖妣氏妣氏妻氏俱贈一  
品夫人公生于 年 月 日卒時年六十有一子  
五人葬于某地之某阡余與公同官交好酒蘭歌罷  
談說生平輒以不朽爲託故于其子之請銘不敢以  
老病辭系之銘曰

鴻朗莊嚴昭有融光岳氣合生駿容魁顏偉幹聲  
如鐘珠囊玉杯推國工西清東壁羅心胸廣廈細  
旃達帝聰槐廳柳院聲寔隆駕鵝雙飛五馬東延  
登受策憂心冲飈迴霧塞天夢夢吁嗟一柱頽昊

穹高文巨什琬琰崇海涵地負無終窮八分三體  
追高蹤下躡義獻上斯邕鸞翔鵠峙驚鬱葱魚顏  
易頡何匆匆縹緗素流蠻戎豐碑貞石爭磨礧  
如椽筆補造化工誰云文藝徒彫重薌收別館少  
昊宮巨靈高掌光熊熊車箱栝矢與天通燿火旣  
舉登蓮峰玉漿金醴觴芙蓉歸來竹杖成茅龍揮  
手高揖青舄公渟南羽化將無同金天帝醒移策  
封昭王博銘翳蒙茸華陰授壁懷抱中天門談蕩  
秋禮終佳城鬱鬱開中嵩我裁銘詩依變風千年  
吐氣成白虹

故福建建寧府推官待贈吏科給事嘉善柯君

墓誌銘

昔人重進士科有司謂之座主今翰林典春秋試事亦稱座主師資之誼自昔而朕雖仕至卿相亦必曰出某人之門比其衰也座主門生苑枯遷改或掉臂以去或掩面而避朝盈夕散比于虛市辛酉秋試余時舉于浙者百人計終始不相偪背者六七人而已此六七人者今旣不可復得余雖不欲孑朕傾影自歎其無徒也其可得乎嘉善柯君六七人之一人也君累試舉進士司理建寧五年謝事里居十五年而

卒其子給事君聳謁余江村苴經稽首哭而請曰唯  
先子出夫子之門願有述也嗟乎給事身在日月之  
際不以老髦捨我而以不朽其親爲託則君父子間  
家人私語契濶談讌其念我可知也古人以人世相  
閱託末契于後生余之所期許于六七人者慕節類  
景可益信不誣于給事之請爲之泫瀾涕洟執簡而  
輟筆者數矣其何忍辭按狀君諱元芳字月傳先世  
莆田人慶元路學正仲爵始居嘉善之甌川祖年九  
十有二邦人推爲壽考父慷慨多施予母趙氏君弱  
不好弄才筆能沾丐數人年二十五舉于鄉余旅見

之目曰端視而神穩必君子也五上公車報罷帷燈  
緹灰淑慎如處女丁丑舉南宮見于漳浦黃公公目  
之如余益自礪曰吾得奉教兩夫子有餘師矣居贈  
公喪有聞服除授建寧府推官建寧介入閩上游龐  
茸獷悍號爲難理君爲政釐積案薙宿蠹焚速訟懲  
簪筆慎平反杜請託老文法吏雁鶩列行受署莫敢  
仰首周視案牘亭擬閱實每歎曰彼爲隱忌峭刻之  
文暴揚燕私點污帷簿其如人子孫姓若何且獨不  
爲子孫地乎其大要以覈官評正刑書持大體養元  
氣兩署郡篆再署甌浦按行屬城所至辦肅他鷙擊

毛舉者顧弗如也浦寧接壤壽寧江山蔴蕘賊盤互  
剽掠君募壯勇設關謀擒賊首五大王餘黨竄伏君  
還郡監司倖功債師顧以遺寇嗾君坐鑄一級已而  
賊復嘯柘浦約日取浦城君署部詞知之午夜勒郡  
邑兵分道掩捕質明七十餘首反手就縛諸大吏驚  
而相告是果能辦賊非縮朒縱賊者當君鑄級時屬  
邑令夏燧仲黃石公奮袂與直指抗辨請解符印去  
而閩人亦相率訟言于朝卒用得直蓋崇禎季年當  
宁厲精吏議與清議猶能互相摺拄舉閩而他可知  
也甲申用理績殊異行取第一未及上而國難作解



官歸隱太孺人在堂長筵孫子遂閒居奉母之志給  
事令棗陽內召君喜曰自今可以舒眉坦腹長爲逸  
民矣簾閣綈几著書不輟優游考終飾巾待期近世  
士大夫所希有也君初舉進士觀政得贈公家書心  
動曰無疾病何以非手跡耶請急馳歸及門而贈公  
病革矣執手慰問扶抱進袍服奉觴再拜贈公領之  
而喜蓋踰月而後歿人以是知搥臂嚙指古孝子非  
虛語也爲舉子病咯血良醫謹手相視夢三丈夫診  
病前行者却指第三人口能療汝君拜之以藥一丸  
投盂水戒飲盡手摩頂數周輟大吐雜狀謹曰愈矣

芬香迸口齒間越翌日里人以脩三官祠來告問其  
巾服則所夢也自是病良已易簣時語所知曰吾生  
平無愧心事此時較有得力處頻申瞑目如入禪定  
蓋君之居心制事清明誠一與神明通者久矣君享  
年六十有二妻俞氏子卽聳已丑進士今吏科給事  
中余惟君內行淳古服官廉平金聲玉色美不勝書  
也以一言蔽之曰厚夫世風之日趨于薄也猶醅之  
薄而爲醕也醇酎百末醕醕九投用以奠東皇而享  
太乙非厚不可余以老民野史叨載筆之任愾歎于  
君臣父子間庶幾使世之梔貌蠟言囂狀相命者知

所以鏃厲而歸厚也銘曰

漢世公卿皆稱長者風流邈矣史失求野游光射  
聲頭角熊熊如鐘鏘號其內則空塗車曷駕木鳶  
不舉如尸土龍而祈降雨溫溫恭人職思其居樸  
邀悃悃歲計有餘仁厚之名淡無可喜如酒九醞  
咀嚼彌旨火膏炷光土膏脉發德膏厚矣匪薶胡  
搢武原之南流泉日陽膺膺鮮原迺迺藏鄙寬  
薄敦古也有志我鑱銘章來者是爲

亞中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叅政管延平府事朱

君墓誌銘

君名日燦字靜之家世大梁宋南渡徙崑山祖熙洽  
舉進士官貴州按察司副使父萊母徐氏舉萬曆壬  
子鄉試署懷遠教諭崇禎末由國子監丞歷工部營  
膳司主事弘光元年復職慈禧宮成陞福建右叅政  
管延平府事未行而國難作矣君爲監丞甫一日城  
守事亟用推擇添主工部派守永定門門首當敵衝  
控弦游奕不絕中人立燈竿掛敵樓劇戲如小兒巡  
視大臣唯唯君正色折之不少避解嚴補膳部視西  
城河工管試驗廳監脩閤武門馬棚所至與中人交  
蹠算金錢估工役磨牙鑿齒岐口沓舌君洗手授事

勾稽彈駁中人咸目誼之未有以中也久之用倉廩  
事鐫級臨清使竣坐馬棚事下獄閱十月得白狀  
竟用是罷君之督臨清廩也瀕行敵騎大至監視高  
起潛引兵躡之分城西東而陣高陣城東微道臣高  
捷撤城內河西浮橋出郭外以渡師河西民擁衆不  
聽撤捷逃匿不知所之君奮袖往大呼傳諭曰高監  
兵欲西者捍禦東面敵保城池也今擁河橋不聽渡  
敵飄突抵城下此時欲撤橋濟師晚矣民謹應曰敢  
不惟命我師渡而東敵騎解去人言國家之壞由于  
中人爲其蠹蝕國本資寇謀敵如蟲之兩口自齧也

狀則河西之役寺人橫身却敵監司容頭僅免其忠  
邪勇怯相去又何如也嗚呼先皇帝以神聖之主遭  
逢多難中官朝士疑信叅用卒之兩相甚間兩相譴  
諉國家事如無柁之舟無錘之稱浮沉下土莫知適  
從一二郎署小臣輿譎疾號橫流一葉曾何救乎敗  
亡如君者可勝歎哉乙酉元旦北向擗踊清明日拊  
膺哭曰乞兒馬醫瀝酒漬地十二陵誰奠一盂麥飯  
耶忽忽臥病無生人之樂辛卯二月年六十有八患  
風痺以歿嗚呼其尤可悲也君少從長姊夫王淑士  
游學討論經史場屋之文最有原本天性孝友內外

無間言居官廉辦不苟取予其與人不翁翁熱亦無  
崖岸蘄絕之行因淑士交李長蘅及余皆有終始娶  
周氏生子陞臣歲貢今富陽令繼譚氏生階臣塚臣  
皆諸生女九人孫男女六人陞臣以某月某臣葬君  
朱夫圩之高原兩恭人祔焉以父執故乞銘銘曰  
丹樓如霞兮衛河湯湯清嘯不遐兮尺組猶長衣  
冠月出兮寢園薦荒歿而猶視兮同同北邙眇朕  
書生兮與國存亡涕盈其銘兮孰知我傷

懷遠將軍進階安遠將軍錦衣衛指揮同知北

鎮撫司掌司事王府君墓誌銘

崇禎九年烏程枋國興勞修朱並之獄而余首及難  
大金吾希承風旨鍛鍊具獄獄三上上不許詔下東  
廠公謝廠事家居扼腕歎詫召廠故吏告曰起大獄  
殺大臣骹大法蒙蔽當宁衛代閹劊刃而廠代衛受  
名不已慎乎吾雖謝事舊刑官也庸敢不以正告諸  
人聞之股栗具以公言白廠璫璫大悟屬所司推鞠  
盡得鈎連文致狀上震怒尸三奸人于闕下烏程罷  
不再召命法司釋余方獄急人莫知也楚人汪雲卿  
客公所請以告余公屬曰閹之毋使烏程知而憖我  
烏程歟又囑曰終閹之虞山將大用吾不欲知而德



我也汪生爲余言公之長者如此越二十載歲在丁酉公卒于淮安之寓舍將葬次于侍御燮撰事狀請余銘狀稱公掌詔獄前後平反大小百四十餘件奏疏累二百章未嘗有寄請他比度歿一人如汪生所云公閤不言者狀不具列也余乃爲按覈本末大書首簡而次及其行事曰公諱宗德初名崇德以崇禎紀元易焉其先楚黃陂人世系籍京師起家歷東廠理刑掌刑北鎮撫司掌司事累升指揮同知封懷遠將軍覃恩進階安遠將軍公幼孤事母篤孝嘗使至江南食楊梅鮮鱗投箸泣曰吾母未嘗此也坦衷好

善急人之難甚于已溫文易直不斬立崖岸燕處向  
晦肅衣危冠坐凜如也爲刑官每謂尚德緩刑書以  
戒子姓嘗脫人于厄暮夜畏金來餽閉門却之亦竟  
不以告人也卒時年七十有九娶徐氏繼娶李氏子  
六人長雍中壬午鄉試副榜次卽侍御燮中崇禎丁  
丑進士歷今官次庭官金吾言癸未榜武進士賔廉  
皆弟子員女一人孫男女若干人嗚呼論獄于東廠  
難言之矣委寄嚴密疑鬼疑帝伯州犁之上下其手  
孰知其狀華合比之坎牲埋書孰爲之徵武安侯之  
蜚語王長君之乘間改形易貌旁行側出閤衛之狡

者叅居其間抽偃師之機而收漁人之利於是乎詔獄益不可問矣公與余無私交不避權要公正發憤其大意則欲爲國家持三尺法指柱閣衛存國體扶士氣發明主上神聖無使煬竈食角之徒陽施陰設而歸其獄于明主豈獨爲禁近申職掌哉昔在孝廟時掌錦衣牟斌戚畹出李夢陽于獄夢陽秘錄備載其事今之志錦衣者徵焉余舊待罪太史氏史失求野吾猶及載筆其敢避而不書或曰狀不書誌書之可乎曰狀之不書公之志也書其綱不系其事使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史家之法也狀旣引之矣誌安得

而沒諸銘曰

國有禁獄厥西東黃門北寺寄命隆  
椽人竊枋天夢夢左執鬼宮右殤中  
閣衛參立假神叢宮鄰金虎神鬼工  
飲章錄牒葦笥同垣牆貫索占不空  
公奮隻手挾霧縹矢心掉舌質昊穹  
鼠狐滅跡豺虎窮天晶日明光昭融  
欽哉宸斷吾何功比干賜策帝所庸  
高陵浹谷星紀終丹書白筆隨秋風  
竹枯骨朽誰適從野史執簡貞石壠  
明訊青史幽玄宮故孝廉內鄉許府  
君墓誌銘

內鄉許府君諱維清字仲如萬曆癸卯科鄉試八上

春官不第崇禎辛巳五月十七日卒于家年六十有四其子宸舉庚辰進士授河津令葬府君于虎頭山之原繼室王氏李氏祔焉越十有七年歲在丁酉河津歟歷中外歷官按察使以陝西布政司右叅議兼按察司僉事覃恩贈府君如其官乃件繫生平勒爲事狀俾舊史氏謙益刻爲隧道之銘按狀府君先世晉之曲沃人曾祖貴占籍鄧州之內鄉祖存仁隱德弗耀父評中嘉靖乙丑進士官陝西行省叅政二子皆領鄉薦府君其仲也內鄉人李公葵由翰林出外僚才名籍甚所稱于田太史也于田與大叅公過從

摩府君頂謂非凡兒以其子妻之府君繼室李則于  
田之弟之子也府君辟呬庭訓不離典籍少游外家  
上下議論得以沈浸文府縱橫辨囿視世之俗儒小  
生夔虵憐而蟻蠓覆者擲筆抵几視之蔑如也公車  
罷歸大發其藏書橫經藉史貫穿鈎鎖浩汗演迤著  
作滿家大叅公病小極輒謝春試杖函燕閒考文徵  
事大叅公喜曰古人以黃妳養老勝異棖宿肉多矣  
教戒其子稱引內外家風正色動容凜於夏楚爲令  
手書元道州春陵行以寄曰民貧可憐毋乃謂使臣  
不如賊也流賊躡中州繕城除器毀家紆難賊肉薄

登城誓歾擊却孤城屹立者十載府君力也府君元配早卒繼李生一子卽按察使宸也側室生宣家官爲弟子員皆以禦寇死女一適李占鰲罵賊析骸以節烈聞孫女及曾孫男女具狀中舊史氏曰余觀慶曆以來學者日趨浮僞游揚庸剽務華絕根中州李于田陳晦伯以學殖爲能事世莫之尚也府君胚胎前光博聞厲行學問淵海得之于田爲多按察君鍾美豐物君子之澤禕焉胥天下之學者蠟其言梘其貌其中枵狀無有而憫不知返也取道于中州之學殖北轅而望崆峒無偁背焉敘府君行事趣舉其外

家之學使後之尚論者望崖溯流有以知古學之從來則亦古人之志也大參公之歿也鄉人請祀鄉賢祠今以府君從焉斯古所謂鄉先生歿而祭于社者與余之銘公也特書之曰故孝廉內鄉許府君之墓以府君之生平所以重粉榆徵琬琰者固于是乎在系之銘曰

末流俗學相蔽蒙取青媲白矜魚蟲象物銜世如土龍河汾有儒師文中獨抱遺經追國風結繩掌故羅心胸羽陵蠹飽宛委窮蘊蘇薈蕞將無同弱冠搥筆凌南宮退飛宋鵲淹蒿蓬書生憂國心忡



仲獨當一面江漢衝黑雲壓城礮碎空樓櫓却敵  
完崇嘯翟泉鵝飛告閔凶身先陵谷歸昊穹有子  
趾美賦彤弓金章玉書耀鼎鐘舊史考德訊瞽宗  
逢衣席帽神所庸千秋孝秀齊中嵩埋銘幽隧光  
熊熊

遼東王府君墓誌銘

歲在戊子十一月遼東王府君卒于其子江寧清軍  
副使言之官舍明年己丑葬于某山又七年丁酉副  
使君以余舊待罪太史氏職司文字請爲其銘謹按  
副使君所撰行狀次而書之府君諱可登濟南之長

清人嘉靖初著籍遼東曾祖璽祖守亨父道平母季氏府君少喪母稍長喪父後弟甫週歲零丁孤苦依其姑及舅氏頡羹櫟釜徬徨啜泣年三十爲司倉者傭書手繭指瘰端勤自如張翁憐而愛之妻以小女始有家矣力作修業數致千金急難叩門不以無爲解緣手散去意豁如也囊篋少羨分其弟及甥敝衣直履食客滿堂人或甚之笑曰我生是和尚相何刺促自苦已而撫使君摩其頂曰此萬金產也吾何憂蓋府君之生平孝友易直倜儻慕義有異于常人如此舊史氏曰吾聞之銘者名也所以名其爲人使其

人精神顏面有傳于後世也韓子之銘王評事也敘其文書銜袖之事銘李侍郎也敘其篤信方藥之語千百世而下讀其文者談笑諠譔如或見之今之爲辭者緣飾名行鋪陳盛美欺生諛死貸口借面雖其大書淡刻碑板狀而按其中固枵狀無所有也則亦何怪其速朽哉副使君之狀其父也信其乞銘也徵其實而已不以文亦猶行古之道也居今之世能不誣其親于身後又安能使世之爲銘者不代人以誣其親斯其教世者遠矣余故受其請制而銘之不敢辭銘曰

歲攝提格我識使君肝衡抵掌噓氣成雲東方之  
美有珣玕琪是父是子鍾美在茲續辭考德文不  
求備訊于來世展矣無愧

樂安唐君合葬墓誌銘

吳郡唐景錢景宋葬其父母于婁門之新阡屬梁谿  
進士華君撰行狀而來請銘余聞古之人所爲誌其  
人者知其爲人則取徵于行狀行狀者所以狀其人  
其人之鬚眉罄欬面目舉止顯顯狀見之紙上不但  
書其族出生卒也狀而不似其爲人癯也而肥黔也  
而皙短也而脩則所狀者非其人也蘇明允曰所恃

以作銘者止在其行狀耳而狀又不可信嗟夫難哉  
今唐君之狀則狀之可信者也狀君之少曰君七歲  
失父哀動路人貧不能就傳借讀鄰舍有難字挾策  
徧詢路人稍長通解文義練達事理鄰里有疑難片  
言斷決長安推爲觴琖其孤貧強立爲家收子如是  
狀君之壯曰君娶周早卒繼黃氏勤勞共儉飲君起  
家早夜異帳擊鮮以奉寡母而以其餘爲德于鄉平  
糶以賑饑斥田以助役修橋梁甃堤岸以便津涉念  
友人枕膝之託以愛女妻其子教其二子爲儒鋤礪  
各行斤斤如也其急病好修爲鄉長者如是狀君之

老曰君晚遭喪亂厭薄世故飯僧禪悅爲白衣道人  
有謀舉鄉飲賓者君掉頭曰焉有卉衣椎髻而膺肺  
啐酒升歌鹿鳴者乎病知大期趺坐向西而逝其搢  
柱晚節爲國遺民如是狀旣出吳之人與故賢令李  
侯皆證明之曰信余是以次按而誌之嗟夫世道交  
喪人盡刦也貪者刦財黠者刦名其黠之尤者乘時  
憤亂刺取國家大故與人間殊絕驚爆之事以夸大  
其祖父以煥亂青史幽以欺謾鬼神胥自家狀之失  
實始今君之子能乞埋銘以不朽其親而又取徵于  
言之可信者以爲狀舉若是則世之刦名以誣其親

者或歎矣雖其鄉井翁姥無關於琬琰而斯世之爲蘇明允者必將有取焉余是以具論之銘曰

荆南之唐質肅始授書徒吳悅山水十有八傳楠蔚起書生任俠輕趙李君奮孤童踵祖趾周官六行納孔軌儒風俠骨禪送灰子孫含章荷天咫述德考行尺蹠紙辭從主人斯可矣舊史刻銘削繩紫誰之徵者老蘇子

明故王府君合葬墓誌銘

故餘姚令王子曰俞率其子今大行禮謁余而哭曰先人卽世十三年始克葬十四年未有刻銘歐陽子

之云以有待也嗚呼今則已矣兩尊人見曰俞鄉舉  
而不及見口俞與澧偕雋南宮也兩尊人劬躬燾後  
不知子若孫食其報陵谷貿遷一紀于茲又不知其  
食報而不克終也金銷石泐終天而已矣唯是隧道  
之石所以不死吾親者敢以累夫子拜已又哭余亦  
噉狀而哭乃考摭行狀誌而銘焉府君諱 邑之文  
學里人也祖承恩邑諸生九踏省門不第父有德修  
一行精易學古之蜀莊也妻瞿氏生四男子府君生  
十齡負米十里外以供宿春娶于張異張宿肉飲助  
顧養退噉糠覈歡如也府君執親之喪過時而偯扶



病執引攀號動路人歲時上冢夫婦伏土啜泣漬淚  
濕土如土漬焉府君友于諸弟叔弟歿枕屍而哭有  
我在勿以妻兒故猶視孺人治比妯娌季叔有違言  
其婦呵之曰使我何以見丘嫂也府君豈弟易直急  
病讓彛邑惡子捶門詬詈府君曰安之將自及孺人  
曰去之懼以我滿貫也府君舉倍稱之息爲人輸稅  
贖罪孺人典衣襦以償指其二子曰數此爲契齒矣  
府君少却游女白首相莊垂簾閉戶謝絕放戲至今  
家人目不識棋枰博局邑屋所未有也狀累數千言  
舉其大者昔者北齊劉獻之謂學者曰百行殊塗准

之四科德行爲首若能入孝出弟忠信仁讓不待出  
戶天下自知倘不能狀雖博聞強識不過爲土龍乞  
雨術惑將來于立身之道何益乎府君自恨孤貧廢  
學聞兔園講誦聲輒徬徨不忍去夫婦婉德誠心質  
行獻之稱孝弟仁讓備矣子孫鵲起振華揭德不出  
戶而天下知信矣邑井澆漓羣蜚刺天磨牙鑿齒如  
不終日率府君之道言坊行表規重矩疊士大夫不  
以土龍術惑爲能事飲羊秣馬之俗寧不洒狀一變  
哉余昏耄諛聞援獻之之言准于四科以正告鄉里  
亦閭閻塾師之所有事也府君生嘉靖癸亥卒崇禎

庚午正月年六十有四子三人次曰俞與其子澧同  
舉癸未榜進士曰俞知餘姚縣乙酉桂冠歸里澧今  
官行人司行人孫男女曾孫男女若干人初澧之生  
也府君夢庭杏盛開中有碩李遂字之曰李旣以澧  
命名語轉而狀也曰俞鄉舉人謂必速飛府君曰未  
也當與澧偕澧髮甫覆額耳人言君平挺生王氏再  
世良有徵也銘曰

國于天地元氣渾龐條葉被澤碩大繁昌三事大  
夫都人士女宗鱗集翼德輔克舉抑抑府君應杖  
褒衣釐爾女士裙布唱隨家人婦孺風氣滿盈豐

世慙遺莫匪周楨于公高門比于賜策郁如陽春  
萌甲散柝祀同瞽宗各在冊府燐彼土龍况乃人  
虎七世之廟百世之仁鄉人子弟眎此刻文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終

文齋有學集卷三十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一

墓誌銘

尹孔昭墓誌銘

萬曆中余應鄉會科舉取友三人焉曰嘉定李流芳  
長蘅江陰尹嘉賓孔昭其人皆聰明特達樂易淡薄  
恬于營進而急于君親疎于勢利而篤于朋友淺于  
世故而淡于文字禪悅辱與余交古人所謂兄弟也  
但各姓耳長蘅晚謝公車孔昭仕僅至監司啓楨之  
交相繼溘逝余晚晚無徒老而不死今復捫淚而誌  
孔昭之墓悲夫孔昭祖淮父延壽家世爲善人孔昭

奮跡爲儒落筆染翰溷漚研削小生已酉中鄉試解  
元庚戌舉進士名家驚爆海內褐衣敝巾與故人酒  
徒縱飲阡陌間意自如也讀書不穿穴章句伸紙爲  
古文短篇疎行簇簇有新意老于文學者弗如酒酣  
興發輒爲歌詩商歌曼聲淋漓自喜作江上竹枝詞  
云河豚雪後春猶淺刀鱗風來水已波攜酒江邊吹  
笛坐那山今日出雲多長蘅吟賞不置謂老鐵諸人  
無此風味孔昭不自以爲能事吟罷輒削藁或過而  
忘之矣孔昭魁顏皤腹腰有傲骨官中書舍人如眉  
着面無所與於世憂時謀國攢眉擣心不以冗長爲

解奉使過清流關穿井幹而出平沙千里腰刀怒馬  
箭鏃摩挲慨賦詩曰莫道時清關失險勇夫重自  
閉春秋余拂廟壁讀之駐車歎息而去晉兵部職方  
司員外募兵山東登蓬萊閣望醫無閭慨有勒白山  
弓黑水之思久次出爲僉事提學湖廣意忽忽不懌  
辛勤其官而卒天啓壬戌某月某日也年五十有一  
孔昭于禪家自詭有得能挂禪人于句下一夕醉酒  
破雲棲尸羅戒截髮剪爪然燈懺除不肯自假易也  
里居過從促數解衣脫帽臥甌覆杯語無町崖雜以  
諧劇晚好擘偏旁解字時時以指畫肚自誇新樣嘗

有詩答余嘲云三點成伊君識否好來墨海問狂夫  
間有妨難都盧一笑而已酒酣以往把盞顧余高歌  
白樂天待君贊彌綸之章戟手長嘯一似重有屬者  
而余踖蹐未敢應也已未春送長蘅落第詩云海畔  
逢錢大叮嚀莫作癡長蘅持扇示余曰此孔昭三千  
里一言也余方在酒所潛狀泣下所謂兄弟而各姓  
者詎不信歟於乎可哀也已孔昭妻花氏生三子自  
道後孔昭幾年卒亂後亦卒已亥十二月自  
道之子謀諸婚家尚書清河公庀治窆窆卜葬  
某地之新阡蓋孔昭之歿至是三十九年而始克葬



家貧世亂懸棺而封用庶人禮道路皆傷之於乎是  
余之罪也夫其忍不銘銘曰

大江滔滔兮黃浦粼粼風迴霞縠兮唯子之文君山  
月白兮江聲吐吞軒豁欬笑兮子之營魂江山如故  
兮千秋有人澆花載酒兮尚酌子之古墳

蕭伯玉墓誌銘

黃魯直戒人子弟諸病可醫惟俗病不可醫蓋俗之  
爲病根乎胎性成于熏習寔多生異熟非氣力學問  
所可驅遣余交海內賢士大夫風操不一若其居狀  
不俗得免于魯直之訾訾者惟吾伯玉而已伯玉諱

士瑋姓蕭氏江西泰和人南齊西昌侯叔誅之後入  
國朝有爲潭州刺史者曰尚仁尚仁之子用道靖江  
王府長史用道生暄累官禮部尚書三傳生一傑爲  
河南府同知廉平有聞娶王氏生三子伯玉其長也  
伯玉有雋才爲文章奇肆奔放萬曆壬子舉人丙辰  
成進士壬戌廷試除行人司行人崇禎元年冊封秦  
府同官當使琉球規避相排擠伯玉爭之力左遷光  
祿寺典簿出補府僚壬申改南大理評事轉南禮部  
祠祭司主事申明洪武欽錄簿以國法扶佛法嚴禁  
僧徒之掠禪宗賣詩句者而酒肉傳塞次之改吏部

自文選歷考功郎中不以南曹冷官少自假易楚師  
拔營南渡畱都騷動伯玉抗言曰毋勾卒毋登陴毋  
徙民居高皇帝陵京在是開九門以延之誰敢闌入  
大司馬倚以稍強弘光南渡遷光祿寺少卿拜太  
常寺卿移疾還里陪京繼陷自屏草野嘻嘻咄咄野  
哭祈死辛卯四月十三日卒于西陽之僧舍年六十  
有七伯玉之爲人易直閒止天性淡宕登第後爲園  
于柳溪名曰春浮極雲水林木之致將之官輒低徊  
不肯出曰勿令春浮通我南評事除服携家而北過  
拂水丙舍流連度歲愾然賦詩返棹其于榮利聲勢

泊如也故其生平無俗情清齋法筵園壇結界閒房  
棊几橫經籍書門牆溷厠皆置刀筆驛亭旅舍未嘗  
不焚香誦讀也故其生平無俗務在官則單車羸馬  
蹙蹙退朝居家則鐵門銅鑲剝啄絕跡以朋友爲性  
命以緇衲爲伴侶以雜賓惡客煩文譚語爲黥髡痕  
瘡故其生平無俗交通曉佛法精研性相起信則截  
流賢首惟識則穿穴窺基四部之書刊落章句淘汰  
菁華我知其無俗學于古今文章辨析流派褰剝砂  
礫眼如觀日手如畫風我知其無俗文無俗詩也嗟  
乎古之論士必先品而後才鶴之在陰也鴻之于陸

也鷺之于飛也潔白孤迥超然無所與于斯世而世不敢以凡羽畜之如吾伯玉者魯直所謂能醫俗病者也棲遲冗長迴翔卿寺自喜爲俗人所鈍置潘生有言抑亦拙者之效也豈不信哉伯玉有二弟曰次公季公教誨之漩濩因果之緯繡檀度之囊皮有無則問次公爨鼎之款識書畫之譜牒園池之標峰置嶺則問季公至于楷柱法門鏤刻經藏肉燈骨筆唯恐後時則三人者相與共之伯玉出而偕其二弟幅巾道衣同形影共眠食天親也亦善友也入而與羅淑人清槩明燭理丹鉛談名理良朋也亦法喜也伯

玉所以能擺脫悠悠望古逢集世出世間故自有曠  
劫因緣豈偶狀哉伯玉妻贈淑人黃氏生子一維明  
寧都訓導先三載卒女嫁鄒忠介子燧甥文鼎文英  
皆殉義歿繼室封淑人羅氏伯玉旣歿庀喪事者季  
公之子伯升仲升皆蕭氏之不俗子弟也伯升曰飯  
僧補藏吾伯父與吾父之慧命也必以藏事春浮伯  
父之所以釣游也必以葬虞山夫子伯父之師資也  
必以銘乃卜戊戌冬十一月葬伯玉虞山麓屬陳孝  
廉作行狀而來請銘崇禎初枚卜閣員伯玉遺余方  
寸牘曰政將及子勉赴物望余以閣訟下獄伯玉謀

于李忠文間行走使賫千金爲納橐儻此伯升兄弟  
所未及知行狀闕載者銘曰

三界牢獄韁鎖沉錮啄腥聚羶長夜不寤厚地濁泥  
墳壚雍闕帝搏黃土蕕瘞俗骨虞山重掩白雲所族  
點蒼韻碧以待伯王梵猿夜呼命鳥晝響風偏霜秋  
霞催月上我刻銘詩祓除俗情誰云云者山谷老人  
陸孟鳧墓誌銘

吾友孟鳧陸氏諱銑攻舉子業才華妙天下累試失  
舉以歲貢授無錫教諭除廣西潯州府推官最考陞  
養利州知州致仕甲午八月二十二日卒于虞山里

年七十有四祖璋父垣家世爲善士妻唐氏先卒有弟能詩而瞽無子以從弟爲後女三人幼者委繯就位里之士友暨內外姻相向而哭咸曰孟鳧孝友順祥淑身善物學不逢年善不壽後論定累德將于是乎在于是其執友錢謙益拭面而言曰孟鳧長余一歲並游郡學出同車入同席余蓬垢跳浪不可人意孟鳧威儀庠序舒雁行列如也余登甲科官禁近鳧久次諸生泊朕自守無躁心無退色余罷枚卜孟鳧始入官懸車之與初服蓋交相恤也孟鳧仕而歸余亦釋纍囚還里亂後握手有梵志出家之歎孟鳧和



而辨易而立弱者取杖焉強者取衡焉競綵者取則  
焉其助我以旁行四句則我之舟筏也嗚呼孟鳧已  
矣吾誰友其門弟子黃子翼聖哭而言曰吾師之道  
合于周官之師儒與漢史之用文學者理濶爲刑官  
椎髻卉裳端委教化猶皐比生徒也贖錢自束矢已  
上署字輒泚筆不下決杖呼暑手未嘗不汗握也解  
裝垂橐僅給粗糲居室庫寧蛙黽雜處常庀五十金  
購藏冊比卒不能益一鏹其廉可知也善爲人治病  
惡風扎瘥躬自謫視市兒村嫗攘肘袂不知其爲  
故使君平生卒無厓岸之行無鈎距之智無詆讎之

言擇木而陰循牆而走仁心爲質老而益共嘖呻語  
笑皆吾師也嗚呼吾師逝矣吾誰仰方外之友石林  
源公合掌太息曰君儒者也于吾師之六度有合焉  
施藥利生施也寡欲少殺戒也柔和善下忍也由是  
以樹進幢濯定水游智刃望三度而趨不淫也憂末  
法楷狂瞽標正眼曰微言復狀嗚呼善友亡矣吾誰  
侶言已凡與于哭者皆曰信越五月卜葬以十二月  
日寔芝川之先塋其家來請銘余曰諾銘有徵矣微  
余之言其不以爲思皇之士伐木之友乎微黃子之  
言其不以爲鄉先生沒可祭于社乎微源公之言其

不以爲外修儒行內闕宗風者乎凡所以徵孟鳧者  
盡是矣駢花洒葉示有文序搏沙傅膠示有眷屬牽  
絲結綬示有官位儒林贅宗示有名稱法門之鑰乍  
啓而旋閉慧燈之燄將然而遽熄因在多生果非一  
刼斯則資人天以證明仗佛力爲撈漉者與嗚呼孟  
鳧可以誌可以銘銘曰

虞山蜿蜒兮琴水粼粼麟傷鳳逝兮閔其無人青簡  
栖篋兮漉囊在門佳城一閉兮墓草告陳歸心法王  
兮一字染神誓願如芥兮刼石不湮

黃子羽墓誌銘

子羽姓黃氏名翼聖子羽其字也世家常熟之塗松里弘治中割隸太倉萬曆己丑進士叅政陝西諱元勲者其考也崇禎以諸生應聘起家蜀新都知縣陞安吉州知州致政以歸者其歷官也爲人孝友順祥自牧若處女居官扞難耆事以廉辦聞歸而修香光之業自號蓮蘂居士吉祥善逝者其生平也卒于己亥十月八日春秋六十有四其所享年也葬于秦圩祖塋啓兆而合祔者太原文肅公之孫女其令妻也瑜子也侃孫也曇曾孫也嫁于楊而寡依其父學佛者其女若也爲詩清新有雅思序而定之者徐元歎

也師資游好垂四十年作蓮葉居士傳凡數千言旣而刊繁去華撮略爲銘以庀其子若孫者老友虞山錢謙益也其辭曰

昔我有友季穆孟鳧陸介而羣何峭而孤晚有二友安期元歎周削町崖徐標風岸婉婉子羽處四人中桐流新露蕙轉光風子羽于友推賢讓能齊其躬心如弗克勝彼四人者交樽子羽如眉著面目鼻相與先帝號咷玄纁師薦綃頭赴徵分符繁縣清心置水劇手理絲爬搔痾癢惠此窮黎賊躡楚蜀突如乘城樓櫓瓦震鼓角地鳴泣告父老矣人牧忍吾赤子

餒彼擇肉腰刀誓衆首帕裹足瓦擲礮車炬然烈火  
成賊崩奔餘紮鼓舞令散金錢婦无酒脯昔唐項城  
李侃婦楊蜀人作誦豐碑頡頏進典方州四海南奔  
壁壘整暇乾餓不愆三宮肝食六師夜呼悍相心折  
捧手而去脫屣畏塗束身首丘長爲歸人夫復何求  
小歸故鄉大歸淨國遺民次宗古有遺則輕安調心  
嘔和涉世外脩儒風內闕真諦兒女團圞身世瞥瞥  
飾中期至抗神告別觀音忍苦歸心合掌氣息一絲  
佛音琅琅老宿歎息禪僧愕眙衆香國裏彈指去來  
余曰往生胡可擬議曰考終命斯則可矣如人洪飲

屢舞叫呶酩酊眩暈嘔噦而逃有夫燕喜洗盞揚解  
百拜三爵以告成事展如子羽不替初筵客賦旣醉  
監史肅狀是爲吉人是爲考終斯言不夸儒佛理同  
我撮傳文篆銘幽竈蓮爨開敷以質天眼

華徵君仲通墓誌銘

丁酉四月予訪仲通于錫山仲通扶携及席納履再  
拜故國老民垂白相向夜分懽悽別去予告王子雙  
白此老雖盲方抵掌時目光閃閃射燈檠上可畏也  
是歲仲通年六十予爲矐目篇以壽仲通喜曰青天  
白日予自茲可以引鏡矣越二年己亥予再訪之病

不能出越一月雙白以訃來仲通二月二十三日卒  
矣其二子毀瘠踰禮將葬泣血撰事狀介雙白來哭  
而有請嗚呼仲通之志也夫子忍不銘仲通諱時亨  
常州無錫人高祖補菴先生諱雲舉進士官刑部郎  
曾祖鴻臚復誠祖光祿之亢父守吾先生  
母陸氏娶顧氏繼氏生二子瞻祖祀祖也葬在某地之  
阡華在南齊以孝子顯名三十一世至仲通刳右股  
以療母父病革捨命籲天請代人謂華世有孝子補  
菴爲邵文莊入室弟子實開東林講席仲通學于高  
忠憲考德問業鏃礪風節猶補菴之于二泉也人謂



補菴有孫少承守吾家學離經博習涵畜演迤作爲  
制義驅濤湧雲樞衣講論執經滿堂表敷先德其父  
遂以諸生祀瞽宗人謂守吾有子忠憲之被急徵也  
仲通先期刺知之忠憲從頌整衣冠依彭咸之遺則  
仲通相之也奄黨詰責漏洩詔旨甚厲人咸指目仲  
通陸儒告其夫兒能爲范滂可矣二老人復何憂監  
司素重仲通不竟問仲通意自如也忠憲旣歿仲通  
褒衣大帶自命東林弟子文文肅公倪文正諸公交  
口薦樽門弟子日益進井邑遷改介居墅哭著春秋  
法鑒錄箋注易書三禮其書滿家甲乙以後蜚語連

染命在漏刻仲通口講指畫著書不輟曰吾向者分  
握三寸管從忠憲于地下今遲之二十年矣嗟夫忠  
憲歿于昔日則爲漢之蕭望之仲通其朱游也令忠  
憲不歿于昔日則必爲宋之文履善仲通其謝翱也  
仲通之師弟與東林相終始其自命東林弟子宜也  
仲通介特自愛豁達好施予患難相成德不望報嘗  
之紹興過故人關司理道聞王生冤扼腕白之司理  
屬具牒平反仲通繙閱案牘甫削藁竟顧茫茫眊目  
因是失明亂後兩邁大獄卒以瞽免人以是知有天  
道也錢謙益曰近世東林之黨論有宋之僞學也古

之講學者使人學爲仁義以孝弟爲大坊而世之所  
惡于講學者凡以禁人之爲忠孝而已忠孝之名不  
可禁則巧指之曰僞學學而僞則忠孝胥僞矣僞忠  
孝之禁立則真不忠真不孝者一無顛避而世道于  
是乎陸沉矣仲通澡身浴德砥礪廉隅孤立于師友  
彫藻講肆崩潰之後豈非東林之收子與惟仲通爲  
真孝爲真忠爲東林之收子則疇昔之規重矩疊歸  
狀師表者相與出子謂之不盡不止獨何心焉與數  
十年來忠臣孝子旣與國家同盡矣而纖兒壬人惡  
直醜正螺贏相負不可終窮今之追僂東林所爲黨

魁戎首者彼誠以忠孝爲厲已必欲斬艾之俾無易  
種其流毒不滋惜與予之銘仲通也匪仲通是爲庶  
幾藉以望讒說于斯世且使斯人之徒或聞而少愧  
也旣又長言以爲之辭并寫余之所以哀仲通者其  
辭曰

謂子有目兮孰瞶而矇之謂爲無目兮胡昭質之不  
虧梁崩及今天柱隳昧芥目于一塵兮炯千秋之在  
斯嗟十目兮徒爾爲金銷石泐兮黨論不施五緯芒  
寒兮砥柱曷斃刻好辭于琬琰兮宜陵谷其永垂

周安期墓誌銘

故太宰吳江周恭肅公有曾孫二人曰永年字安期  
宗建字季侯與余俱壬午生以書生定交余與季侯  
同舉萬曆丙午相繼中甲科季侯入西臺忤奄拷死  
賜謚忠毅而安期爲老生自如季侯歿安期視余兄  
弟之好益親故予知安期爲詳余初交安期才名驚  
爆不自矜重攢頭摩腹輸寫情愫久與共居而不能  
捨以去其待後門下士亦狀諸公貴人聲跡擊憂爭  
羅致安期安期披襟升座軒豁談笑不爲町畦卒亦  
無所附麗邦君大夫虛左延佇箋表撰述必以請材  
官小胥錯跡道路間值諸旗亭酒樓捉敗管捨寸幅

落筆聲簇簇狀緣手付去終不因是有所陳請以是  
知其人樂易通脫超狀俊人勝流也爲詩文多不起  
草賓朋唱酬離筵贈處絲肉喧闐驪駒促數筆酣墨  
飽倚待數千百言旁人愕眙驚倒安期亦都盧一笑  
以是歎其敏捷而惜其不能深思徒與時人相騁逐  
也父季華府君篤老安期扶持如嬰兒與二弟踐更  
侍寢以終其身哭季侯也過時而悲二弟善小詞工  
畫山以示余喜見顏面不啻身爲之也家世奉佛王  
母薛夫人禪定坐脫宴期稟承父叔刻藏飯僧誓終  
紫柏付囑窮老盡氣若營其私蓋能以儒脩梵行稱

其家風者也晚年撰吳郡泐乘餘百卷蠹簡鬻翰搜  
羅旁魄其大意歸宗紫柏一燈標此土之眼目又以  
其間排纒掌故訪求時務庶幾所謂用我以往者弘  
光南渡詒余書數萬言條列東南戰守中興建置事  
宜鑿鑿可施用余將疏薦而未遑也亂後移家西山  
與余執手噓噓酒半脫帽垂頂童狀顧影長歎以謂  
老可踐而死可貴也丁亥八月發病不汗卒無子以  
季弟之子人收爲後生四女皆適土人與其妻沈氏  
合葬吳縣之藤箐山旣葬弟永言承肩泣而言曰吾  
兄已矣其生不獲以功名顯有志于文章禪悅皆有

緒言而未竟也夫子其何以表之使其無憾于土中乎余曰安期學道人也功名之與文章其能立與否皆有命焉我知其無餘憾也安期植善根深矣佛言食少金剛終當穿骨安期之食金剛不爲少矣雖未臨終正定所有善根不唐捐不淪墜佛有要言可無疑也而吾與子何足以知之姑略次其生平以志于墓又長言以爲之詞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安期者其辭曰

歲在敦牂兮三人以降先弱一个兮碧血如虹惟我與爾兮晚晚過從俛仰昔游今颯如雨風吳趨清嘉



今宛維雍容春明柳市兮夕陽花宮樂翰未慙兮酒  
杯不空浮圖蠹矢兮長橋漂紅梵志歸來兮皤然兩  
翁又俾我獨兮如歷失蛩斲詞告哀兮歸命法幢長  
夜一燈兮庶吾子之不夢

隱湖毛君墓誌銘

兵興以來海內雄俊君子不與刳灰俱燼者豫章蕭  
伯玉徐巨源德州盧德水華州郭胤伯浮囊片紙異  
世相存各以身在相慰藉不及十年寢門之外赴哭  
踵至余乃喟然歎曰古之老于鄉者杖屨來往在在  
東阡在在北陌今諸君子雖往矣江鄉百里雞豚近

局南村河渚之間尚有人焉吾猶不患乎無徒也少年間黃子子羽毛子子晉相繼捐館舍咸請余坐榻前抗手訣別嗟夫陸平原年四十作歎逝賦以塗墓意迺爲感今余老髦殘軀慣爲朋友送歿世咸指目以爲怪鳥惡物而余亦不復敢以求友累人所謂託末契于後生者將安之乎斯其可哀也已子晉初名鳳苞晚更名晉世居虞山東湖父清孝弟力田爲鄉三老而子晉奮起爲儒通明好古強記博覽不屑儷花鬪葉爭妍削間壯從余游益深知學問之指意謂經術之學原本漢唐儒者遠祖新安近考餘姚不復

知古人先河後海之義代各有史史各有事有文雖  
東萊武進以鉅儒事鉤纂要以岐枝割剝使人不得  
見宇宙之大全故于經史全書勘讎流布務使學者  
窮其源流審其津涉其他訪佚典搜秘文皆用以裨  
輔其正學于是縹囊細帙毛氏之書走天下而知其  
標準者或鮮矣經史旣竣則有事于佛藏軍持在戶  
貝多盥几捐衣削食終其身芒芒如也蓋世之好學  
者有矣其于內外二典世出世間之法兼營并力如  
飢渴之求飲食殆未有如子晉者也余老歸空門撥  
棄世間文字每思以經史舊學朱黃油素之緒言悉

委付于子晉子晉晚思入道余觀箋注首楞般若則  
又思刊落枝葉迴向文字因緣以從事于余而今皆  
不可得矣悠悠人世可爲興悲豈但東阡北陌而已  
哉子晉爲人孝友恭謹遲重不洩交知滿天下平生  
最受知者故令應山楊忠烈公所莊事者繆布衣仲  
淳張冢宰金銘蕭太常伯玉也與人交不翁熱撫王  
德操之孤卹吳去塵沈璧甫之亡皆有終始著書滿  
家多未削稿其子皆鏃礪耆學能弄而讀之異時有  
聞焉子晉娶范氏康氏繼嚴氏生五子襄褒裘表展  
襄褒皆先卒女四人孫男女十一人生于己亥歲之

正月五日卒于己亥歲之七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  
一越三年辛丑十一月朔葬于戈莊之祖塋銘曰

君爲舉子提筆如虹丁卯鎖院訊于掌夢明遠麗譙  
蟠龍正中口嚼珠書山宇冠空兩旂旁列史右經東  
明年改元歲集辰龍高山崔巍觀象在崇爰刻經史  
敬嗣辟雍泰鏡漢囊表應受終魯誥既藏竺墳攸崇  
玉牒縹筆昱耀龍宮刳塵浩狀噩夢衝衝維茲吉夢  
帝命克從舉如嶼如有丘宛隆文字海光長賁柏松

王德操墓誌銘

吳有隱君子曰王君德操諱人鑑先世隱淪持齋奉

佛德操與其父生不茹葷血俗人謂之胎素德操疎  
眉削頤面色竊黃振衣羶褻風骨稜稜狀望之知非  
腥腐酒肉人也年十七學詩從居節士貞游士貞得  
句法于王伯穀德操經其指授遂以名家其稱詩和  
平婉約似其爲人朱絃清汜不務嘈囋清氣宿心發  
于妙指非以學而能也家居綵雲橋下老屋席門蠅  
蛸網戶客至樵蘇不爨清談移日已而垂簾閉肆佛  
火青熒膜拜趺坐居狀退院老僧矣吳閶詩酒之社  
德操未嘗不往軒蓋雜遝笑語喧逐遊塵飛埃全集  
筵几德操頽然其中如入禪觀已事而竣猶無與也

輕舸短屐薄遊吳越間與名公高人沿討風雅眺覽  
名勝意有所之襍被便去曹能始歎曰此道人可以  
彈鋏客目之邪少授金剛于耶溪法師中年走曹溪  
禮大鑒肉身承事憨山和尚歸授記雲棲命名廣寶  
法筵清衆投跡如市各僧老衲半爲伴侶與草衣道  
人爲塵外交紅牋小字頻數問遺齋廬餅拂每雜著  
懷袖間余題其小像曰猶有閒情難忘却虎丘明月  
馬塍花德揅微笑而已德揅年六十九始舉一子小  
字曰四郎辟三姊也崇禎甲戌秋余與李孟芳毛子  
晉偕過德揅酌酒布席命四郎出拜孟芳曰德揅意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六

鄭重付囑將以穉子累子晉而以墓中之石累牧翁也越庚辰年十月德搯卒其孤瀉依子晉以長娶魚開封侃之孫女黽勉持家亦既抱子而德搯葬于澹關外竹青塘白石山未有刻文瀉謀于子晉奉德搯遺言拜而有請嗚呼余忍不銘瀉字僧祐所謂四郎者也瀉與其子亦胎素如其父祖銘曰  
中吳遺民自王賓迨邢參落落闕史穆穆德搯避世牆東蓬蒿沒齒履和養素貞不絕俗斯亦可矣旌行表微續往哲之記以俟君子

薛更生墓誌銘



君諱正平字更生華亭人也晚以字行字那谷號旻  
老夫少爲儒長爲俠老歸釋氏歿石頭城下葬于方  
山之陽年八十有三子二人長逢次暉君懷奇負氣  
糞溲章句小儒每自方阿衡太師崇禎末主上神聖  
憂勤將相非人國勢日蹙君早夜呼憤草萬言書上  
之冀得旦夕召見平臺清問從何處下手庶幾國耿  
可振而天步可重整也取道北海經牢山聞國變慟  
哭欲投海歿同行者力挽之歸歎曰吾今日眞薛更  
生矣更名所以志也少習禪那與雪嶠有雙髻之約  
晚叅浪丈人于天界谿決心要悲生悟中淚下如雨

安立道場和合僧衆經營伙助不惜頂踵啞羊驅鳥  
投體兩足逢人禮拜如常不輕講筵懺壇三朝六時  
專勤扑撒先至而後罷者必君也故宮舊京麥秀雉  
雉登臺城瞻孝陵望拜悲歌彷徨野哭又以其間觀  
星占象占風角訪求山澤椎埋屠狗之夫人咸目笑  
君八十老翁兩脚半陷黃土不知波波刼刼何爲也  
平生好著書橫豎鈎貫學唐之覃李子金剛周易陰  
符老莊下及程朱孫吳各有纂述作孝經通箋發揮  
先皇帝表章至意取陶靖節五孝傳附焉謂靖節在  
晉宋間不忘留侯五世相韓之義古今之通孝不外

于此激而存之以有立也其用意深痛如此病牘滋甚畫字通語最伊法師城南開講輒側耳占上座盤蹙二十里憑老蒼頭肩以行如叩叩負縊狀道未半饑疲足剋則又更相扶也丁酉臘月八日長干熏塔薄暮冒雨追余持薛公白傳拜而屬銘十九日送余東還入清涼憇普德累日而後返持經削牘如平時廿四日晨起呼逢誦道德指歸序問曰孔子稱老子猶龍是許老子未許老子逢未答曰我方思熟睡汝姑去丙夜呼燈起坐稱佛號者三顧逢曰今日睡足如意轉身倚篷面撼之逝矣長干僧醵錢庀葬具皆

曰脩行人臨行洒脫得如薛老足矣銘曰

君之亡也介丘道人評之曰貧則身輕老而心輕放  
脚長往生歟亦輕達哉斯言取以刻銘

何君實墓誌銘

君實姓何氏諱珩枝父允濟以鄉舉任山東嶧縣知  
縣母錢氏余從祖祖父憲副府君諱順德之女于先  
宮保公爲從妹而恩禮如嫡兄生萬曆丁丑長余五  
年余垂髫時兄未冠髭髥出兄屬文頰首沈思輒  
摘其領以相嬈偕補博士弟子員兄纘言斲詞嘔心  
攻苦而余跌踢自如每一下筆兄口吟手鈔朱黃重

疊不辨行壘間有不賺手裂抵地兄必收拭補紉積而藏之余他日亦不知爲已作也余爲時文好刺取內典名儒邵濂呼爲楞嚴秀才必旁及肇論淨名注兄擊節歎曰又是方袍平叔矣其欣賞如此余通籍久次坊局兄猶屢困鎖院十指如懸惟不能仰面干人量衣度日其窮彌甚每重趼百里尋黃冠訪金丹術晚從禪人學禪能終日不言夜不脇席朕皆無所成卒以窮歿十餘年乃克葬其可哀也萬曆辛丑余年二十偕兄讀書破山寺山門頽敝護世四王架壞梁木爲坐余拉兄度礪穿嶺一日數過其前兄夢

四王語曰公等幸勿頻出出則我等促數起立殊僕僕也兄心竊喜自負每褰衣止余勿出余勿聽傭書人郭生婦病禱城隍神神憑而語曰乞錢相公一幅名刺來我覽汝郭生叩頭乞哀余笑而厲之兄曰安知不朕代余書名刺俾焚廟中婦立起兄竊心忖自疑曰者四王云云將無亦爲彼耶余枚卜罷居兄從容爲余道之且相慰曰未止此也嗚呼兄歿而天崩地坼兄作夢時垂六十年而余固已老而憊矣短衣禿髻徒行蹙蹙市井伍伯箕踞睥睨掩耳側行曾不敢俠輪流視如兄之所云豈所謂癡人前說夢耶喪

亂殘生天眼護佑創殘痛定追尋前夢未嘗不身毛  
俱豎巾且屏營誠不敢忘天神之假靈于兄以牖我  
也兄而有知其亦爲愾歎已矣兄妻時氏生二子曰  
某某才而貧以書記游諸侯不幸歿于道路常撰兄  
行狀將乞銘于余而未遑也子某搜遺笥得之哭而  
請余爲涕淚曰諾其忍不銘銘曰

嗟何兄生寒屯髡離離眉勿伸枯禪客癯道民敝硯  
席考衣巾我中表實弟昆追風昔述墓文如畫筆貌  
其真雜諧謔徵鬼神記皐諾識癸辛有讀者笑而听  
百千年女弗泯

族孫嗣美合葬墓誌銘

余家居訪求遺書殘編落簡捐衣食無所恤從孫嗣美聞風慕悅亦好聚書書賈多挾策潛往余心喜其同癖又頗嘆其分吾好也天啓間官史局與中州王損仲商訂宋史損仲言王偁東都事略藏李少卿家搜篋中獲之繕寫以歸人言嗣美家有宋刻善本而未信也辛丑春從其嚮見之刻畫精好闕文具在則其捐館舍已十有六年矣嗟乎以余之于斯文窮年盡氣搜討不可謂不力而宋代遺文頡頏長編者近在家門而不克知余之闕漏謏聞良可以自愧朕王



傳之書謹存于蠟車障壁人不能舉其氏名是子也  
顧獨能知而藏之藏之久至身代銷沉之後而余  
乃始徬徨展玩佇想于斯人則古人所謂家有各士  
三十年而不知者固未可謂之晚也其能不爲之三  
歎矣乎冬十有一月曾卜葬于蔡莊之新阡泣而請  
銘余于宗爲髫老不當妄謾宗人子弟乃趣舉其廢  
書愀歎者而序之曰錢氏自武肅有國三世爲文僖  
公惟演南渡後八世光祿公端仁爲常熟始祖宋亡  
十二世千一公元孫爲常熟始遷祖入明朝十七世  
鏞居鹿園吾祖珍居奚浦常熟之錢始分鏞孫衡以  
牧齋有學集

人才擢吏部稽勲事主事後六世岱舉進士萬曆初  
爲名御史岱生時俊亦用進士卒官湖廣副使嗣美  
名裔肅副使長子也萬曆乙卯以春秋舉順天是時  
祖父貴盛綽楔綺互宗黨望塵莫敢梯接公車屢罷  
家門衰落賦性峭獨不能訥傲隨時謠詠四起突隳  
漂搖摩肌憂骨酸辛楷柱十餘年乃少熄而身已不  
待矣嗚呼其可傷也卒于丙戌歲之十月年五十有  
八妻蔣氏子四人長召亦舉于鄉次名次卽曾次曾  
孫男女二十三人曾好學能詩藏書益富趾美成宗  
固于是乎在銘曰

吾讀顏介家訓江左貴游子弟跟高齒屐駕長檐車  
熏衣剝面目不知書嗟哉若士望彼何如風雨雀鼠  
檻淪壁邪摩研削柿丹鉛滿家螢老魚乾身沉各但  
鼎鼎百年天乎人與鑽石埋辭有子用譽我作銘詩  
慰汝幽墟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一終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三